吳都文粹續集

四四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六　明　錢穀　撰

詩文集序

甘白先生後集序　朱逢吉

文章聲心也見乎學力之淺深才識之高下而心為之本焉譬如習樂心所尚者古淡也則黄桴土鼓不假音律而自然之聲叶焉苟所尚者哇淫也則鄭衛文作流宫泆羽而去古遠矣故觀文章必先觀其人觀其人必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先求其心然後其識其才其學可見也古今騷人韻士學博才高者衆矣而求其識之卓心之古則可屈指焉甘白先生可謂全備者乎余來吳中聞先生之名而不及見矣得見其子用軫淳篤而文雅其鼓琴嘗動乎帝聽其才行克振先生之高風者也間出先生文集俾余序其端嗚呼先生往矣其出處大節已於貞木俞公誌中見之而先生之古心卓識高才博學則於是編著焉燦然星斗之輝也爀然河海之深也其天地間之正氣

乎氣正矣辭嚴義直而理無不致益世教多矣故能委順以時樂天知命不以夷險易其守不以否泰二其中而遂克考終於其官殆猶駕萬斛之舟乘風濤於滄溟洶湧中而終允濟非古心卓識其克爾耶與古之君子不假勲業而名德拔類者同其休聲可謂俯仰無媿者矣用軫其廣傳之以為後學者式斯不負先生之用心馬永樂元年春二月望日修史官奉議大夫大理寺右寺丞朱逢吉序

甘白先生詩集序

陳鑑

甘白先生詩集凡六卷其孫大理評事祝承命于父放翁之所刋也先生姑蘇人姓張氏名適字子宜自幼頴悟年七歲即能賦詩彈琴九歲能誦五經十二應江浙鄉試人以神童目之值元運將革遂不仕國朝洪武初與渤海高季廸諸公同徵修元史授工部水部郎中無何乞歸鄉里日與周正道陳惟寅及季廸輩更倡迭和而先生才思尤敏捷方其吟琢直欲旋斡造化牢籠萬

物使無一或有可遁者先生將以此自老而復以明經
薦授廣西理問歷滇池魚課及宣課二司大使遂終於
官先生所作之詩甚多遺稿若樂圃南湖江行滇南諸
集藏於家者殆數十卷兩遭回禄今所刻者纔得什二
三於煨燼之餘及士林傳誦者而已雖然昔人於詩有
以一篇之佳一句之美若崔顥題黃鶴樓林和靖之暗
香踈影自足使名聞後世令先生之佳篇美句求之集
中豈少也哉是亦不足較於此也經曰詩言志盖詩者

志之所發然則誦先生之詩者殆亦可以識先生之志
馬先生之志有所未竟其將竟之於祝乎祝予同學友
而放翁又與父友因觀是集故為序而書之正統六年
歲在辛酉仲冬初吉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
郡陳鑑有戒書

王先生詩集序　　　　鄒亮

天地間流行之物皆詩也若夫光華為日月動盪為風
霆森列昭明為星辰河漢燦爛為雲霞輝映為虹霓融

潤凝沍為雨露霜雪以至山岳之流峙花木之妍蔚鳥
獸魚龍之飛躍變化何莫而非詩乎是物者人皆得以
用之而患不能成乎詩詩之而患不能曲盡其妙詩之
道可謂難矣吾鄉王先生汝玉風韻豪邁藻思俊逸學
問弘博淵邃為文敏捷辭意通暢於詩為尤工益嘗馳
騁出入古樂府漢魏六朝唐人諸作故其五言古選若
三代鼎彝雖朱湮翠蝕而龍章鳥蹟欵識典雅無琱鏤
鑴鋟之狀殊可玩焉七言歌行如奔流出峽汪洋演迤

層瀾萬頃自然成文長風衝激駭浪滔天物怪出沒則又可驚可愕焉五七言近體猶大將軍出師紀律嚴整旗旌鮮明劒戟銛利軍容整肅鼓吹既作其聲悲壯激烈鋭氣憑陵直欲拔唐人之壘焉五七言絶句譬之鶴唳秋空清音嘹亮迴視他人之作不啻草根蛩語蚓竅蠅聲焉耳嗚呼先生之詩可謂兼備古人之體製者矣予自早歲即究心斯事惜乎學識譾陋無所成就不足以窺先生之藩籬尚敢望闖其户而入其室耶鄉友華

彥謀雅擅好事之譽嘗編次先生之詩壽梓以傳於後
徵序其端輒評先生之詩如此且謂先生得乎兩間萬
物之妙用故其詩卓然為一名家云景泰二年歲在辛
未秋九月上澣監察御史郡人鄒亮序

青城山人詩集序

徐理

國朝文章之盛稱洪武而永樂次之若宋承旨景濂胡
徵君仲申徐徵君大章王待制子元蘇太史平仲高太
史季廸張太常來儀輩皆傑然名家者然當其時高皇

帝初定天下懲元之寛無制而矯之以猛網羅天下之豪傑用法剪除之而彼諸老皆勝國之遺才雖用於維新之朝而偪於法或死或遯不得以盡其鳴世之能事及太宗之入乘豐富致太平乃崇儒術廣文學之選以潤飾鴻業照耀天下於是士之幸存而後出者始皆濯拂登進以鳴一時之盛而致翰林檢討兼春坊賛善太子賓客謚文靖王公汝玉則其先鳴者也公之學長於春秋其為文蓋兼古今體製而詩則深得唐法其所著

述甚富而稿之藏家者皆燼於火獨其詩散逸於四方好事者得而録之公之孫鎧繕寫藏於篋笥友人華彦謀與王氏連姻尤好公詩既為編次復鋟梓以傳於世而諉予序予嘗評公之詩清而不刻麗而不靡佚宕而不籠俗驟而見之如九霄一鶴盤雲獨遊如玉井蓮花浥露初發如瑶臺仙子臨風微步殆難以塵情凡態想像如武陵年少衣輕策駿馳騁春風紫陌間意氣奕奕不可耐品而第之其大歷貞元諸才子之流乎因並著

之序末以與知言者商確之青城山人者盖公所自號也凡公之生平官簿事行則國史傳馬景泰癸酉春正月之望奉直大夫太子諭德兼翰林侍講兼修國史王牒東海徐珵元玉序

後跋　　王鎧

右青城詩集若干卷先大父丈靖公之所著也大父自幼以詩文名接交當時海内碩儒非一徃来倡和靡不見之賦咏自入國朝登仕籍洎陞翰林聲光益著其製

作特盛然兩為回祿所虐稿皆殘缺所幸別或收貯得
十之二閱歲既久鎧以菲才宦游古汴東以自隨公暇
因掇拾分類繕寫一帙有外集者附之藏之篋中家居
以來罔敢失墜偶婣好華君彥謀過而見之三復嗟嘆
遂於內各删百首命工刻次嗚呼大父文名盖一世著
述布天下而遺稿灰滅無幾又弗克傳世豈造物者不
使有見於後哉實子孫不肖不能述先業之所致也今
大父歿餘三十年而一旦幸表而出之是明珠寶劒之

起於重淵必有待其時歟彥謀讀書好義常輯其族譜諸集行世足羨故家子孫立志超卓不屑細故如是時

正統十二年嘉平望日孫鎧謹識

謝孔昭詩集序

周傳

詩自國風以降言選者稱漢魏言律者獨稱唐而已為選而不宗漢魏非選也為律而不宗唐非律也選豈易言哉自梁昭明太子選漢魏以來諸傑作者因時所尚分為五言七言皆以偶對切實音韻諧協者中其律而

詩以律稱矣則欲學詩者舍古人奚取法哉然後人擬
之者不失之疎則失之淺調格似矣而意趣則未易及
也由古及今以詩名家者幾何人哉姑蘇自吾朝以來
文運與時大興以詩名者則有高君季迪楊君孟載為
尤二君之詩言選則入漢魏言律則入於唐音響調格
宛然相合而意趣或有過之雖識者莫能辨其異也余
友孔昭謝氏自少嗜詩得二君之旨趣故其為詩不苟
必擬於古人調格似矣而音響之不合者不作也音響

似矣而意趣之不佳者不作也不作則已作則必欲如古人馬是將駸駸乎漢魏唐者也今編其稿分為選詩律詩絕句凡若干首屬予為序余豈知詩者哉然聞志於古者即古人也詩而逼於漢魏唐之作則雖以今之詩為漢魏唐之詩可也詩而不能效古其如古人何哉孔昭有志於古而用意若此蘇人翕然稱之則蘇人以詩名家而不絕者將不繫於孔昭乎愧予非能詩者不足以知之姑序所聞于簡以塞其請云癸未歲七月既

望汝南周傳序

又序　　　張肯

書云詩言志心之所之之謂志詩者言其心之所之者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有諸内而形諸外也心之所之之不同而其詩亦有憂抑感傷憤怨悲戚喜樂和悦之異觀其詩則知其所志矣故窮夫出婦逐臣逆旅必多憂抑傷感憤怨悲戚之言騷人勝士富翁貴客必多和悦喜樂之語非才之優劣而詩之不同觀其志則知其

人矣雖然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其詩亦然因而隨之者有矣其言之喜樂和悅者大抵多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繫於時者也又豈可一於心之所之而然乎嗚呼詩之言志有不同如是邪詩之言志雖不一然其同者則同得其性情之正也詩而不得其性情之正則不足以言詩矣欲得其性情之正非學問之功其可得乎詩而得性情之正斯可以言詩矣余少也亦嘗執筆而學言也由其志之卑陋而又

無學問之功其所言惡能得其性情之正哉今觀夫謝
君孔昭之詩凡二百餘篇其憂抑傷感憤怨悲戚而不
傷也喜樂和悅而不流也奕奕乎其風韻也翩翩乎其
英俊也皜皜乎其潔而白也而又皆得性情之正噫非
有學問之功者其能然乎予方自愧有不可企及之嘆
而又命予序其篇目予非能詩者將何所言乎姑書詩
之言志者以為叙云永樂甲申五月十日浚儀張肎序

草窓集序　　姚綬

予弱冠時草窓先生以詩鳴吳下及予壯遊學宮先生起為太醫院吏目以詩鳴公卿間聲價籍甚景泰癸酉予領薦書上京師先生已卒於邸舍竟弗之識往往見談於詩句警策而氣春容恨不得其生平之集而盡觀之爾來餘二十年其子俸手一編於吳門寓館曰此某先君子之草窓集願為之序受而觀之總若干篇諸體悉備釐上下卷以授梓焉嗚呼先生往矣其詩則存往者同存者獨悲其往序其存可也世謂詩人之心聲也

予獨本之氣焉夫氣在天地之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洪纖生息者以之人與物同稟而獨得其清故身心之中凡一運動莫不由此養之以直不為勢摧不為利拘不為欲屈則浩然充塞沛然流行有不可得而禦且遏者詩云乎哉吾用是知先生自少至壯優游于典墳涵濡于義理不浮於約不華以實養成是氣罔或少餒故其所發隨扣隨應譬猶富足之家所積者厚一旦用之羨餘尚多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在公卿

間彼此忘勢必有忠讜之論可施於用陰為裨益惜無紀載奚止詩而已也論者又曰詩由性情止乎禮義先王典則以垂美刺易風俗係世運非曰小補令先生詞意之正足以風勵來學有非騷囊之風雲月露同日並語又不可以詩為先生少也予恨未能知言或味乎此幸獲盡覩其所作姑序其所存以歸其子將以俟夫知言者論定之如何先生姓劉氏名溥字原博草窻乃其別號云成化十六年七月上浣賜進士出身第前廣東

道監察御史嘉興姚綬書於雲東精舍

劉文恭公文集序

吳寬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放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嗤之况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纘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揜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於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嘆也劉為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官相承入

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輙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殉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葢公之為人儉質無華而少玩好静退不競而絶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為工往往於和平簡淡之中而有温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為似其為人焉公既沒藏於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為職

未暇編次及是以陝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為之以寛居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寛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顔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蒙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雖按察君謬加委重其非公之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閣尚寶卿棨來言曰某老矣先子之文将板刻行世願序文之及見也盖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亦

貴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自持者愈至猶夫山林人也故其行已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後輩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沒數年後天子念公為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於學宮知德者以為合於公議云弘治癸丑冬十二月甲申資善大夫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延陵吴寬謹序

感樓集序

楊循吉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備誠以其道之難盡故也有唐氏之世詩莫甚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偏或局於一體簡有止於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難為不必多與備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於千載之下者以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實藝之至精者其工可為其妙不可為也妙在觸觸則情感故其句美雖善詩者莫能知之是以求好

詩必有所俟俟於事之觸境之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不可舉筆就題而浪為然則雖欲其多且備又烏能多且備也先生吳中之耆舊剛明介特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遂隱於時其正則不惑鬼神其達則不諱貧乏勤儉自持以清儒致產千金持邦人風俗之柄者數十年其為人豈特詩而已哉既沒之明歲其子慈息抱稿見命定其次初漫録殆千篇三選三減止於闕十闕首或以答我曰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有累箱而亡者

其傳否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多以迫成非必盡其胷次中語也余用是逆推先生之意以為此編所謂有觸妙作具在焉豈必其多且備哉觀者自知之矣先生姓賀諱甫字美之其仲子恩中戊子解元有學行不第而歿孫放今亦未冠遊場屋其將益顯大先生之隱行而及其詩乎弘治四年夏四月二日禮部主事前進士吳人楊循吉序

杜東原詩集叙

王鏊

東原先生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退讓好古力行於時同志則有陳醒菴孟賢二人皆有高義皆好為詩醒菴詩清脆可誦而先生沈着古雅有風致間喜畫山水故其詩於評畫尤深也詩多散佚不傳鏊從其子啟所得百篇焉讀之為選定如左仍附雜著若干篇於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歟昔之隱者姓名邑里影響恐聞於人顧其詩乃若有不能自已者焉而張志和魏野林逋之流尤喜為詩其於世之興衰理亂毀譽得

失榮辱進退憂悲愉懌一切末殺不獨玩於烟雲泉石之間其詞沖澹幽深而其名特焜燿在人者葢世方卓行之為賢而夫人者復高標揭巳以驚動流俗萬乘詣而不見千金召而不屈其跡奇其聲烜赫而流於人世謂令之世無隱士是果然哉葢有之矣而世方以科目是崇是長外是有人皆擯弗用毆一世之人相摩相染於熟爛之程文言奇者得疑行殊者來毀廟堂不聞物色之訪丘園不覩束帛之賁於是時也所謂隱者即有

之方且潛身裏跡日遁於大山長谷之中世世安得而知
世不得而知則遂曰無亦宜也其果然哉鏊猶及見先
生與醒菴深衣幅巾曳杖履革蒼顏白髮所至人望之
若綺皓郡將縣大夫延禮賓致恐後縉紳之行過吳下
者必請造其廬而販夫樵子皆知二先生之為賢也二
先生死吳中耆舊亦益衰後生之知者益鮮而知之者
顧猶以其詩也惜乎東原詩稿傳世者止此然平生大
畧具焉讀其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為人於戲豈非古所

謂遁世無悶之君子歟樂圃里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先生好著鹿皮冠又稱鹿冠道人弘治七年二月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王鏊序

武功伯徐先生文集序

萬安

文章者期於世用而已非雕蟲篆刻之謂也故學者以此自負朝廷以此取士上下相期莫不以經綸參贊為事也使非期於實用而惟爵祿之為榮雖有文抑末矣將安用哉若武功伯徐公有負平生立朝大節持危扶

顯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真所謂間
世之才而用世之文也公自幼穎敏年十二三入小學
已能古文詞既長登進士第及被選翰林益自砥礪日
有造詣凡經傳子史百家雜說以及夫天文地理醫卜
釋老之書無不該究更取秘書考古軍旅刑獄水利良
法孳孳講求明可以施於令者而識之蓋期於有用之
學也厥後正統末邊郡繹騷京師戒嚴公出領璽書即
往撫諭之比至要害民老稚潛匿山壑間者甚衆見公

出慰勞而復業者數萬人遂鳩為義兵敎以戰攻擊剌之法民喜有賴而事亦旋定公在經筵時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治河者卒皆績用弗成公應詔出治乃乘舟遡河源踰濟汶沿衞及沁循大河道濮范而返因陳治水之策起自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便宜法制水勢底平國家永賴之以無虞天順改元以公有迎復功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大學士內閣辦事尋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

一百户兼華盖殿大學士辦事如故仍錫誥券追封其三代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感上知遇每奏對多剴切上亦才公多所開納一時委任權力無復有過之矣嗚呼公以用世之學得展經濟之才故一時勲業之隆盖我朝之韓范富歐而文章之盛則我朝韓柳蘇王也豈非用世之學之文而雕蟲篆刻者云乎哉是集之流傳其有功於學甚大予故樂而序之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官眉山萬安

書

完菴詩集序

吳寛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事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於胷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

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為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瞪目為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歿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

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與公為後輩而托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曰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聲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真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軍輩有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者如得其為人則又奚以多為哉弘治十七年夏五月朔旦資善大夫掌詹事

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延陵吳寬序

完菴詩集後序

王鏊

故山西按察僉事劉公詩凡四卷公諱珏字廷美自少志向不凡郡守況鍾將引為從事公言於況曰願為儒不為吏況從之遂登應天鄉薦久之授刑部主事擢山西按察僉事三年上疏固乞致仕以歸焉公高節清操年甫五十脫屣名利而自樂於山巔水涯凡有觸一於詩發之詩多清妙可喜公又喜行草兼工繪事今其斷

縑殘墨往往流傳吳下而膾炙人口思欲得其集
觀之則未能也弘治壬戌公之曾孫布登進士始以一
編授予予疾讀一遍歎其能以眼前語道胷中事信有
唐人之風乎而平日傳誦之句或不在焉乃知公之著
述遺落多矣其可惜也雖然讀其集論其世見公之胷
次翛然超出埃壒之表嗚呼是亦足矣公嘗言士之保
身應常如玉之無玷乃為完節故自號完菴卒列祀郡
學鄉賢之祠云正德壬申光祿大夫柱國少副太子太

傳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經筵官致
仕王鏊序

括囊稾序

李東陽

括囊稾者淶水教諭贈南京太僕丞文君功大所著詩也其子知温州府林欲刻於郡齋未果而卒今南京太僕少卿森手自編校刻於家比上京師請序首簡夫士之為古文者每奪舉業或終身不相合至於山林巖穴之間雖當有述作或不本之經術卒未免支離畔散

而無所歸論者蓋兩難之封君早邃於經學執經問業者往往掇巍科階膴仕以去君獨不時售累舉僅得一第而程試之暇不廢吟諷其所為詩又尚風韻有節制寧朴而不為巧寧簡而不為汎故雖月累歲積而其所自擇者止於如此且其古體有謹身慎獨語又詞人藝匠所不能道非根於經術者能然乎雜文若干篇亦皆平實簡靜類其為詩今並為一集雖非君所自擇而亦君之志也且經學之於詞賦深淺難易固不俟論然苟

可以合繩墨取名籍而已又不若行四方傳後世者其難尤甚故父子祖孫世守經業者時不乏人而詞賦之承傳殆不數見文氏兄弟繼舉進士職業治行光於前人又皆以詞翰修聲聞東吳文獻於是有徵焉君之孫徵明方績學待用尤善楷書是稿其手録者故附書之正德十年二月朔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序

又序　王鏊

故易州淶水縣學教諭文先生蘇之長洲人也古貌古心清苦力學學尤深於易吳下士多從之游從游者多去為顯官而先生久不達晚乃授淶水教諭未幾輒自免歸以卒初先生於世無所好顧獨好為詩時有張豫源者實與之相上下豫源天才豪宕奔佚頃刻千言見之辟易先生吶焉如不能言者而興寄閒遠有唐人之風焉初讀之若簡淡咀嚼之久乃有味乎其言也故豫源之名大噪吳下而先生則以經學名非與其游者殆

不知其工於詩也憶成化初鼇侍先生傳於太學始學為詩先生過之授以詩法今老矣於其言之未能忘而亦終莫之至也聞其家有所謂括囊稿者思一見而讀之則未暇也今年春先生仲子監察君森始出以授鼇讀之數過未嘗不喜其精而恨其少也雖然詩豈在乎多哉雜著若干篇監察君選附於後先生諱洪字功大贈太僕寺丞今列祀郡膠之鄉賢祠正德辛未二月之吉

括囊稿自序

文洪

古人於詩以發情止義為主故不必工不必不工工則泥於雕琢不工則流於鄙近予性喜作詩少與內兄張豫源共學日有所課不間寒暑稍長從事舉業遂置去不省潦倒場屋三十年童習忘之久矣然燕居游賞間闕羇旅卒不能終忘也一時欲言之旨畧已就之彀率間自評之謂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舌弱語澀不能成聲葢雖不涉於雕琢而鄙近特甚以求所謂發情止義而

合和平醇厚之旨何可得哉暇日檢前後所作汰其已
甚得百篇聯録為冊時自展適不敢示人因命括囊稿
云

容菴集序　吳寛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為事或為古文詞衆輙非笑之
曰是妨其業矣噫彼葢不知其資於場屋者矣故為古
文詞而不治經學於理也必闇為舉子業而不習古作
於文也不揚二者適相為用者鄉貢進士謝君少游郡

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不幸未仕而卒其子昞及其
二孫雍睦能承其家嘗痛其父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
中得遺稿數十篇將刻之以自慰盖君歿於景泰初至
今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中登高科躋貴仕
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為當時
所不好者獨傳於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
不死者則古文詞之為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睦方為
邑學弟子介其友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

識君竊嘆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何如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惟貞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又序　　祝允明

士之在世要以建志為重而聲業後之令國家以經術取士或以為尚文藝異德行之科不知所以取之者特假筆札以代其口陳之義所主在經術耳非文藝也然其名也遂視經術文藝為二道夫塲屋之習固可以為

用世之業矣而文藝之云則又何物其果無當於茲道邪國家又豈嘗錮手𢧵筆使不得一申其遐衷散抱於情性議論邪有人於此知所從事則所謂能建志者非與謝君昞使其二子雍睦持其考惟貞遺文示僕校而叙之以傳乃稍為整齊而歸之且附致此意於編後亦以闡惟貞之所立耳惟貞名會嘗從先參政游以府學增廣生中正統甲子鄉試會試兩得教職遜不就繼在家居朝命特起為御史命下而先一日以病死矣蓋端重

士也其所著甚富今定録詩二十三篇雜文九篇弘治
四年八月一日長洲祝允明序

潛齋詩集序

吳寛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為世用文學
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盖文皇
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
吳中則有沈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經術之妙初居
京師稠人中已有儒醫稱然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

院判蔣用文病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誰可代者用文
以以潛對即日自醫士擢御醫時朝廷方慎名器俄以
潛得此人以為榮遇後殁楊文貞公志其墓寔載其事
以潛有四子寅賓宇宙能世其醫不絶宙有子復以儒
顯其仲伯曰杰曰壽相繼登甲科杰守歸德有善政名
授京秩而壽且績學翰林為庶吉士相與謀刻其大父
著述以顯僅得其詩數十首而已盖以潛為學長於詩
初有槁號潛齋集後忽散佚而此數十篇則録之人家

者其生平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旣以為恨乃視此益重之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而多乎乃終刻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云弘治癸丑六月既望

後題

沈杰

先大父御醫府君以儒醫受知於仁宣二廟一時才名德望海内翕然稱之而雅好吟咏特其餘耳杰生也晚不獲親領謦欬於几杖之下每得其片言隻畫未嘗不

寶而藏之是編幼與仲弟編修燾季弟譙奉先考誥封歸德府君之命録諸人家而成是全集也恐歲久湮没謹用鋟梓藏之家廟寢室以圖不朽嗚呼愚兄弟非知詩者知寶先世之言而已乃若音律格調其工與否安敢容喙於其間哉詩壇老將指麾之下必有定鑒幸為我評之弘治戊午孟春孫杰百拜謹識

沈石田稿序　　　吳寛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

其遇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盖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鍾鼎為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於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絶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於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於季世身雖隱其時

既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絸菴徵士已有詩名播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穎雖得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遡乎曾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座尊俎嘗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

態倏變玩之而愈佳覽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為詩辱相倡和方自媿於松陵之襲美而其子數以書來欲得予序其石田稿者予何以為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以窮名啟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啟南詩餘發為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揜其詩名而卒不能揜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輙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

之耶

書沈石田詩稿後　　李東陽

右石田沈君啓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叙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帙示余欲有所叙嘗觀擬古諸歌輒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間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篇總之為若干首頃始刻於蘇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予予憮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于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為

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間
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
化降于後世乃流為文技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為難說
者謂詩為有聲之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為用而不
兩能若詩之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奇林壑博
涉古今圖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橫絕曼出蹊徑片紙疋
練流傳遍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
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什一故多以畫揜其詩及其

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斂不自售令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揜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余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正德十二年某月某日

先大夫韋菴集序　皇甫錄

錄始分司呂梁先師文恪王公道馬錄謝公所撰先大夫韋菴府君志銘曲盡平生友誼公止之曰勿言昔吾

愛先生詩擬其得冉曾家法先生嘆曰予嘗力為文思繼持正而起然其集不可概見奈何吾亦為先生憾之近得之秘閣手繕之而先生逝矣歸之以卒先生之意錄泣拜受之及觀所謂福先寺碑王鈎亭記又不具載則知集所遺者尚多重以為憾也既刻之以傳屬者諸兒將刻大夫韋菴集錄竊惟持正沒七百餘年而後大夫奮起以繼其業固不難哉大夫負不羈之才有為之志而不遇於時君子謂臣黨分爭當事者斂手避大夫獨

上書自劾有耻不與黨人之風施之政事亦若是矣而竟無所表見乃沈酣於詞章翰墨之間適以自終其著述多漫不存稿今所集殆十一耳可勝痛哉後之人有興起於先人如大夫之於持正者不能無憾也嗚呼皇甫氏自宋南渡居吳世富至録則落寞矣録方以仕顯輒獲棄斥是富貴不可常賴以世其家而不隕者斯文而已遂刻之藏於家俾後之觀是集者無忘世業云耳

嘉靖丙戌秋日男録書

西村集序

周用

莊周有言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致功並兼者之所好也夫仁義忠信以為學出則朝廷處則山谷人徒以為為亢也以為為治也而不知亢之未始不為治治之未始不為亢也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欲行則君子欲之然能必其行乎

哉欲之而不可得則其學猶是也是故亢而不為倍治
而不為矜則固世之所謂通儒者已西村先生自少好
學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舉大義不掇拾以為文辭而猶
攻於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官府政事名物數紀縱橫
上下指掌論說莫不有肯綮歸宿以為學者宜如是而
不屑以求一試聲名隱然起東南成化中三原王公巡
撫江南以百姓之利病坐先生而問焉則歷歷語所以
退復疏其事以道諸所宜更置公歎曰子之才可以當

一面乃今得先生所著述自歌詩文辭之外其與旬宣大臣臺部諸使郡縣長吏往復論白及於政事者居其三之一焉莫不適常變盡利害里閭章布之所推遜而無有選擇縉紳大夫之所以向用致理而不能舍去者皆備也則所謂通儒者非先生歟吾吳中經生學士講求時務水利莫先焉決塞變遷大要歸諸海而已殆難按跡而求復其舊也職方禹貢以來互為援据夫人而能之舉而加諸水則悖矣不然則又吏於茲土者大發

在官之蓋藏而以畚鍤從事壞廬舍敝腓脛拓地數千
里引旁流納其中而曰水去矣明年不幸而恒雨曾不
能損水之分寸其如浮而不實費而無功何哉至讀先
生論水利書首以謹隄防其大法有司使田者因地勢
豫為防以擬水於是立之表以程其功課之藝以益其
用代之粟以慱其力夫民水也力為之防民猶踰之況
不為之防乎裕民成賦之道未有能行之者其有用之
學可以畫一而論也予生也晚不獲操几杖以從讀其

書而每有感焉先生既殁其文孫進士臣裒其稿為集予曰是集也約而達勤而節謀而有徵不獨論水利若是矣可以傳也予所嘗欲見先生所著禮纂若干卷者尚不在集中先生史氏諱鑑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吳文定公表其墓家世行實可具考也賜進士及第奉敕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邑人周用書

又序　　盧襄

余少有志古文辭家無藏書乃取法近代又力不能致
遠乃自近地始焉聞之吾鄉長老云吳興有張淵先生
長洲有沈周先生吾吳有杜瓊先生吳江有史鑑先生
其所論著皆可法也乃日夜求諸先生之文茍獲一篇
輙口誦而手抄之然皆未睹其全而史先生者不茍出
積日月莫能多得既而復求諸先生為人皆淵潛泥蟠
冥探玄覽而又守禮謹度純王之民也於是名公卿之
在朝野與有事其地者若前武功伯天全徐公禮部尚

書丈定吳公兵部尚書恭毅王公皆為布衣交上下其
論商確古今區畫利害而沈史之名在公卿間尤赫然
者也諸先生既沒三四十年間遂不復見有隱君子之
作夫豈聲跡俱晦抑偶然無其人邪而諸先生之作尤
播在人口嘉靖癸未春史先生之孫臣與予同舉進士
進士之子壁通家往來因請史先生之作凡昔所未覩
者悉檢以授有若夜光明月賈人知其至寶求之弗得
而一旦盡得之蓋有不勝其喜者乃日夜讀讀其賦其

詞弘演而不至於溪體斯備矣讀其古詩其詞淡而不
厭其雋永者乎讀諸近體其詞峻而整約而遠出乎興
比之外者也讀其引膚引旁達秩秩如也章章如也讀
其記辭覈而事舉謂之善志讀其銘墓之詞實錄而不
近於諛其生者已慰而死者無遺憾乎讀其雜著其體
殊其詞班班乎可觀商彞漢鼎其欵式要自有別也及
讀其水利議郡政盡誅巫之文革奸之對則嘆曰繫豈
詞人之詞也慷慨憤世懼俗敝而上勿恤政缺而民日

以病不得已而言也嗚呼有本哉世嘗謂文學家有二臺閣經世之文山林遁世之文史先生居震澤之濱耕而讀焉釣而游焉爵祿不入於心非所謂山林之士乎然采其論著有足以經世者其於臺閣固已具之而諸名公卿固已識之矣先生有其具而未發故發之於其子孫天道亦不爽哉璧將請於父以先生遺稿壽諸梓使予書其言為序先生字明古别號西村故曰西村集云諸體總若干卷嘉靖八年己丑三月上巳兵部職方

郎中前進士郡人盧襄師陳甫書

匏翁家藏集序

李東陽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為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為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維輯其所可識而散佚于世者弗與也公之歿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于家既免喪上京師以屬其諸從兄數月報詩成又數月報文卷成奭持以告予請序首簡予覽之悵然嘆曰

言之成章者為文文之成聲者則為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爻彖之為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變于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論贊之屬皆文也詞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粗淺局滯欲進而不能强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詭誕則汗漫錯亂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亦微矣然言發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

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為文字之美而行不揜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以經學為程試既而徧讀左傳遷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為部使所廹取科甲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故其為詩深厚穠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為文典而不俗暢而不汎約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待